

小说
风景线
Novelview

余国华◎著

上

No Blood 不流血的战争 War

不流血的战场，战争更加残酷；和平时期的战场，向人类极限的挑战，要有绝大的牺牲……你可以流血流汗，但是你绝不能流泪，因为你——永不低头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小说
风景线
Novelview

余国华◎著

中

No Blood 不流血的战争 War

不流血的战场，战争更加残酷；和平时期的战场，向人类极限的挑战，要有绝大的牺牲……你可以流血流汗，但是你绝不能流泪，因为你——永不低头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小说
风景线
Novelview

余国华◎著

下

No Blood 不流血的战争 War

不流血的战场，战争更加残酷；和平时期的战场，向人类极限的挑战，要有绝大的牺牲……你可以流血流汗，但是你绝不能流泪，因为你——永不低头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小说
风景线
Novelview

余国华◎著

No Blood

不流血的战争

上

War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小说
风景线
Novel Line

余国华◎著

No Blood

不流血的战争

①

War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小说
风景线
NOVELLINE

余国华◎著

No Blood

不流血的战争

①下

War

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第一部

第一章

一条著名的大马路是得有几个著名的建筑相配的，就像一个脖子很光滑女子得佩戴项链一样，如果没有项链，至少也得红丝巾啊。解放大道是一条著名的大马路，非常宽，是解放之后建的，建成之机，连国家领导人都觉得这条马路建得太宽了，全中国都没有几条这么宽的马路，这又不是北京，只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省城。也只过了几年时间，在解放大道的靠近长江的一侧，先后筑成了三个有名的建筑，友好体育场，友好商场，友好展览馆。这三个建筑，就是解放大道的项链或红丝巾。

听这三个建筑的名称，就晓得这些建筑落成的日子，是在中苏友好期间筑成的。有了这些建筑，地

名也相应跟着改，人问：“到哪里？”答：“到友好商场。”从前的地名是什么，慢慢地也没有人记得了。这些建筑，的确体现俄式风格，宏大。友好展览馆，镰刀形，两把合成一个拱形。因为是拱形，又是俄式风格，使人很容易联想起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小说结构。在镰刀肚子里，有一个喷泉，节日时喷一下。

展览馆，商场，体育场相隔不远，自然形成这个城市的文化体育商业中心。这个省城有一个不出名的作家，学了一点外语，在对他的老师形容生活的美好时说，在一个星期天里，到展览馆看点画展，到商场购点生活用品，到体育场看一场足球比赛，如果这不叫美好的生活，我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了。而这位外国老师也是个好事儿之徒，她在回国后把这句话写在旅游指南里。所以，很多外国人到这个城市来，都到这个文化体育商业中心逛一逛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城市的文化和商业从原来在中国的前列位置跌了下来，但体育没有跌，不但没有跌，一直稳居在中国第一流的位置。中国评价体育有很多种评价方法，全国运动会的名次是一种办法；另一种办法是各个省队队员在奥运会上为国家拿了几枚金牌。这个省城，在中国返回奥运会大家族后参加的首届奥运会上，为中国拿了一枚金牌。别看只一枚金牌，这个成绩在全国的省市自治区中是第一流的成绩。奥运会金牌，不是好玩的。令多少搞体育的能人志士仰视。

这个省城的人爱体育，用他们的话说，爱得哭。这个省城的体育迷连说话都是和别人不一样，一般人说今年是龙年，今年是虎年，体育迷不这样说，体育迷说今年是足球世界杯年；今年是奥运会年；今年是非奥运年；今年是小年；奥运会世界杯都没有，是小年。这个故事开始的这一年是全运会年。体育迷都是有地域色彩的，对全国运动会的关心不亚于对奥运会世界杯的关

心。这个省城的人对运动员是仰慕的，特别是在体育场附近的人，他们大部分是工人，仕途学业都没有什么希望，文艺的遗传又不多，搞体育要吃得了苦，他们具备这个能力。他们自信他们的孩子也具备，离体育场近，他们把他们的孩子送进体育场，送进培养奥运会冠军的摇篮，也送进了寄托和希望。他们对体育是关心的，对运动员是尊敬的，现在，他们以尊敬的眼光看着从体育场里走出的一个年轻女人。

从绿树成荫的体育场中走出一个女子，看她的身材，大家都晓得她是搞体育的出身，她很高，也很丰满。喜欢文学的人从书本上读过，高大女子，大都是很慵懒的。但这个女人看不出慵懒，她穿一套很有意思的服装，是绒衣，浅灰色。这套服装在前几年是被人瞧不起的，照这个省城的话说，是卫生衣。现在，改革开放，外国的名牌进来了，外国运动衣名牌中有这样的绒衣，省城人的见多识广自然起了作用，晓得这是名牌，是世界著名的体育服装公司荣誉出品的，是阿迪达斯的，省城里所有的商店都买不到，即使是供外国人出没的友谊商店也没有。这是运动员的专利。如果现在还有人叫这套衣服是卫生衣，体育场附近的人就会说他是农民。这套衣服很配这个女子，如果是白色，可能会很糟，可能会使这个高大而丰满的女子显得更高更胖，但是浅灰色，效果就不一样了，似乎在缩小这个女子给人的视感觉。尽管这样，这个女子给人的感觉依然很高大，这不是名牌服装的毛病，是这个女子自身的幸福感带来的，这个女子幸福得外溢，走路都富有弹性，她刚刚结了婚。

女人的名字叫莫愁，她在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，和一个叫尚馨的男子结婚了。

心理学家说，在结婚之前的一段时间里，多数人会显得焦躁不安，结果就发生争吵。这段话不错，连莫愁和尚馨这样好的未

婚夫妻都没有脱这个俗。按莫愁的意思，她要风光一下，她在大学和尚馨谈朋友时，遭到从家庭到同学的一致反对，这些反对者也没有说尚馨过多的坏话，只说他好像骨头不大硬。所以，这些年来，等于莫愁在和这些反对者作斗争，现在完胜，自然要庆贺。但尚馨不这样想，他想举行一个小型的婚礼，按他的话说是：“朴素的婚礼。”尚馨晓得莫愁对朴素这样的字眼很愿意听。但这一回，尚馨没有对上莫愁的心思。尚馨说：“我不愿意婚礼变成一个展览会，别人都来参观我。”莫愁说这不是参观不参观的事，婚礼，就是要大家都晓得，要不拿了结婚证也可以算结婚了。最后，莫愁这样说：“即使是参观，你难道怕么。”尚馨长得很漂亮，白白的长脸，鼻梁很高，嘴形也很好看。莫愁很为丈夫骄傲，丈夫这样的形象，千里挑一。但尚馨不愿意，莫愁扭不过尚馨的意思，静静地举行了一个婚礼。尽管有这些插曲，但莫愁还是认为她是幸福的，幸福得要和朋友分享。

因为是悄悄举行的婚礼，自然不能享受结婚的福利，在新婚的第二天，尚馨上了班。莫愁去找朋友分享她的喜悦。

莫愁要找的朋友是小娅，小娅是莫愁最好的朋友，结婚连最好的朋友都不告诉，那实在不像是结婚。小娅的单位不在解放大道上，在沿江大道上，沿江大道的风格和解放大道不同，从前是外国人的租界，小娅的报社就在从前外国人的一个货仓里。报社是个规矩的地方，来客要登记，门卫听说是小娅的客人，又看莫愁个子高大，笑。

门卫笑得很有道理。小娅大学毕业分在报社，做了一名体育记者，报上常有她的名字，她还有机会出国，前不久就出国采访了一次世界杯游泳跳水赛。小娅找机会报道过莫愁几回，内有一篇是“省队游泳教练莫愁对队员说：莫愁。”煞是有趣。小娅是体育记者，来客个子高大，显然曾经是运动员一类的人物，所以

门卫笑。门卫刚要让莫愁进去，忽然把莫愁喊住了，出于对运动员的尊敬，对莫愁说：“你不用找她，我打个电话叫她下来不好么。”莫愁笑，她不喜欢进小娅的办公室，体育记者们经常爱显示自己和运动员熟，以表示自己业务的精通，动不动还要问你两句，表示自己很关心这个项目，以前，莫愁到小娅办公室，小娅的同事就是这样。莫愁谢过门卫，静静坐着。

二

小娅很快下来了，门卫室自然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两个女人出了单位，像两株树在街上移动，高大的像梧桐，精小的像杨柳。沿江大道以商铺居多，这里的人没有体育场附近的人那么爱运动员，街上小混混看着远处的两个很靓丽的女性过来，觉得有趣，有意和他们擦肩而过，看自己比莫愁矮多少。莫愁经常碰到这样的事，她觉得没有什么，小娅刚从国外回来，洋味还没有丢全，也跟着那帮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，说：“你看，这就是中国。我在外国时，看见一个职业妇女，牵着一个男朋友的手，那男人是个朋克，就是穿那种全身是铁扣子黑皮服梳鸡冠头的人。大家觉得正常，没人看。”莫愁笑，想起他们游泳队也有援外工作回来的教练，刚从国外回来的人跟小娅一样，什么都看不惯。游泳队的同事说，是，是这样，就像感冒一样，总得打两天喷嚏。莫愁想着笑。小娅问莫愁笑什么。莫愁人善良，自然不会把这话告诉小娅。

这会子，两人走到一处公园，莫愁提议小娅进去一游，她新婚的幸福感急着和朋友分享。莫愁要买门票，小娅说：“门票，法国的公园就不用买门票。”莫愁点头，笑，还是掏钱买票。世界上的公园布局都差不多，进门是一个湖，沿湖分两条路，通常

人是正路进去，侧路出来，两个女子喜欢幽静，沿湖的侧路走，果然是曲径通幽。那湖是不知名的，喜欢雅的人给湖取名为未名湖，倒不是模仿北京那所有名大学的有名湖名，委实是这湖没有名。

初春时节，逛公园的人少，小娅瞥了一眼说：“哎，进公园的都是男女，要不也是女和女，少有男的和男的。”莫愁道：“怎么没有，春节时，我和尚馨在这里照相，看见无邪和小义两兄弟在这里散步呢。”莫愁刚把话说完，偷看了小娅一眼。小娅在学校后期和无邪有些过节，莫愁一般不在小娅面前提无邪。小娅装着不在意的样子对莫愁道：“无邪还好吧。他老想做人上人，也不晓得做成了没有。”小娅说完了话，也偷看莫愁一眼。小娅和莫愁散步到这个公园来的目的，就是要托莫愁找无邪。但莫愁是来找小娅分享她新婚的幸福。

去年年底，小娅出国采访世界杯游泳跳水比赛，在外面省吃俭用，节余了一些美元，加上原有的准备存银行，偶然听跑经济的记者说美元现在贬值，银行的利息不高，她动了个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的打算，按国家牌价换，小娅没有这么高的觉悟，她自己去换，又没有这个胆量，托了一个人去黑市市场换，不想被人“切”了。

所谓切了，就是外汇贩子答应用黑市价换，在交割钱时，玩手法，实际上是用的国家牌价换。

小娅托的那人在江湖上也是混了些时日的人，动了一些办法，竟然把那贩子没有办法。小娅也只得告诉自己的男朋友，小娅的男朋友是买卖人，经常为公安系统做生意，小娅本来不想告诉他，女人都不愿意自己的男朋友晓得自己有多少私房钱。小娅男朋友带上一班人找那贩子算账，那群人中自然有搞公安的，对贩子道：“朋友，你这是扰乱国家金融市场。”那贩子道：“你这

个话不对，你要超过国家牌价的钱，你才是扰乱国家金融市场，而我，是维护国家金融市场。”搞公安的说不过这贩子，走人。剩下的人把贩子打了一顿，钱自然是要不回来了。小娅的男朋友回来说这贩子的可恶，是个精瘦的汉子，说话怪模怪样，强辞夺理，天下第一。小娅男朋友的人打了那贩子，自然不会再帮小娅要钱了。所谓打了不罚，罚了不打，江湖是这个规矩。小娅的男朋友走了，小娅坐着无事，忽然一个心思掠过心头，那贩子听起来怎么和无邪差不多，无邪就是这样的人，什么事他都会说出跟别人不一样的道理。小娅到黑市市场一看，不是无邪还能是谁。小娅和无邪有过节，无邪看来是不识小娅现在的男朋友，小娅想了好半天，实在是不方便去找无邪，小眼睛眨了好几回，陡地想起在大学和无邪来往时，无邪在她面前经常提莫愁，似乎对莫愁有很大的好感，小娅就为这几个钱，做了个大胆的假设，假设无邪暗恋莫愁，要莫愁去帮她讨回这些钱，莫愁是她的朋友，朋友就该急人所难。小娅正想去找莫愁，没有料到莫愁送上门来了。

小娅看着这公园的湖水，缓缓对莫愁说出了这档子事，莫愁道：“你晓得我跟无邪熟，小时候我们是一个业校的，他家和咱们家住一个街区，只是……”小娅道：“难怪他从前经常在我面前提你，莫愁长莫愁短的。”莫愁说笑话道：“别瞎说，我这高，还会短。”小娅很认真地道：“他暗恋你好多年，你不知道？”莫愁奇怪地看着小娅，过了好一会儿道：“小娅，你真是做记者做出文化了，读书时，明明是你和他泡在一起，倒扯出他暗恋我来了，文化高。”

莫愁实在想不到无邪暗恋自己，这是很想不通的事，别的不说，无邪的个子那么小，自己简直称得上高头大马了，说小娅当初和无邪谈朋友，莫愁完全信，没有想到他们背了个谈恋爱的污名，为此还闹了场大风波。小娅看出了莫愁的心事，对她道：

“莫愁，不会错的，无邪真的喜欢你。”小娅停了一会儿，拿不定主意该说不该说，又眨小眼睛，想出句好话。

小娅道：“莫愁，你要是不和尚馨结婚，我也不会告诉你，现在说了，没有危险了。”莫愁打断小娅的话道：“你原先说未必就有危险。”小娅笑，道：“哎，莫愁，你真的不愿意多两个男人喜欢你。”莫愁不吱声，小娅的观念就是超前，读大学时，不就是这个观念闹了她和无邪的风波么，莫愁可不愿意闹这种风波，她有尚馨就够了。不过，现在晓得无邪暗恋自己这么久，莫愁也没有犯罪感，她原以为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呢。

莫愁道：“小娅，你要我找无邪，不会是要他跟我重提过去的事吧。”小娅笑，不答。莫愁想小娅是不是要她做个调解人，约无邪和小娅见一面，把从前的恩怨作个了断呢。想着就说了出来，小娅笑昏了头，连底下的话都不好意思说，不过，错过了莫愁，小娅真的找不到人了，想了半天，还是说道：“莫愁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找无邪要回我那些钱，他给我美元也行，人民币也行。”莫愁看着小娅问多少钱，小娅告诉了她。莫愁道：“钱不是很多么。”小娅恼着脸，冷冷地道：“莫愁，我晓得你父亲是有身份的人，我晓得你是大教练，不缺钱，不过，这钱是我的，我凭什么送给无邪。”莫愁愣了，在她和小娅的交往中，两人还没有这般说过话呢，莫愁尽管觉得被小娅利用了，她不想因为这件事中断两人多年的感情，答应去找无邪。小娅笑了，要莫愁不要告诉无邪这钱是她的。莫愁气得有点说不出话来，好在她会想，一江水都吞了，这口水还是吞了吧。她很客气地和小娅分手，一路上嗟叹不已，小娅真的变了。

三

很多城市有“鬼市”这个名称，鬼市，顾名思义是牛鬼蛇神的市场，通常设在桥洞，长途汽车站附近。桥洞下，是几不管的地方，一般的市区设置，以桥这样的明显建筑划区，桥这边是一个区，桥那边是另一个区，这就造成了管理上的结合部，相对来说，行政管理比较差一点。设在长途汽车站附近，是因为搭长途车的人是要离开这个城市的人，鬼市的人把赃物销给他们，而他们要和这个城市说再见，于销赃购赃的人都方便。

这是一般的鬼市，但也有例外的，外汇市场就是个例外，公然设在银行门口，公然叫着有没有外币换，这些贩子看起来很好玩，穿得又不怎么样，嘴里敢叫：“马克，绿钞，镑的有。”一般的市民对这些人侧目而视，心里想，看他们那个装束，是叫德国马克的主么。这天不是初春时分么，大家的心情随着春天的到来而愉快，几个小混混拿一个精瘦的汉子开心，道：“朋友，我这里有盾。”精瘦的汉子明晓得是小混混无聊，也反过来拿小混混杀时间，说：“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盾吧。”小混混笑，说：“老哥，是盾，货币的名称，这两年开放了，我们晓得盾是钱。”精瘦的汉子继续蔑视地说：“荷兰盾你们是没有的，要有，也就是越南盾，越南盾不值钱。”小混混们自己也笑，继续开心：“兄长，我这里不光有盾，还有克朗。”瘦汉继续杀时间：“是哪一种克朗，克朗多了，瑞典克朗，丹麦克朗，挪威克朗，瑞士克朗，克郎多了，兄弟是哪一种。”小混混说：“这些克朗怎么个讲究。”瘦汉说：“瑞典的便宜一点，挪威丹麦的都比瑞典的贵。不过，最便宜的克朗也比越南盾贵，抱一堆越南盾只能上个厕所，人民币是两角上个厕所，瑞典克郎是五克朗上个厕所，约合人民币六